

# 孔子弟子



## 言行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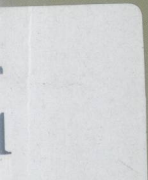
(上)

趙中偉 許鈞輝 董金裕 著  
朱榮智 王初慶 李威熊

萬卷樓



01464208



# 孔子弟子

## 言行傳(上)

趙中偉 許鈞輝 董金裕 著  
朱榮智 王初慶 李威熊



# 序

太史公司馬遷《史記·自序》云：「孔子述文，弟子興業，咸為師傅，崇仁由義，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。」此太史公說明其所以作《仲尼弟子列傳》之緣由。

「孔子述文」，所謂「述」者，傳舊而已；「文」者，古聖先王之遺文是也。《論語·述而篇》首章，孔子自稱「述而不作」，「作」者創始之謂也。孔子生當春秋時代，悼周室既衰，諸侯恣行，禮崩樂壞，王道寢微，於是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定《禮》、《樂》，贊《周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制儀法於天下，垂六藝之統紀，凡此皆傳述古聖王之遺文，非孔子之所始創也。「孔子述文」，旨在匡亂反正，振興王道，然終孔子一生，未能遂其志，是其所憾耳！

孔子既歿，其門弟子多能紹志繼業，發揚光大，使儒家思想與仁義精神，得以流傳千秋萬世，成為中華文化之主流。是以太史公撰《史記》，既破格列孔子於《世家》，以示尊崇，又作《仲尼弟子列傳》，以示弟子承傳之功不可沒，然太史公之作，悉取《論語》「弟子問」并次成篇。時至今日，孔孟思想已成普世價值，出專書研究者頗不乏人，惟受孔子親炙之門弟子反不多見。本會前理事長李公錫俊先生有見

及此，乃委請前副理事長李爽秋教授、前秘書長張植珊教授共同籌畫，成立編纂小組，由李副理事長主其事，敦請國內各大學資深教授，且對孔孟學說有深入研究者：王初慶、王金凌、朱榮智、李威熊、季旭昇、柯淑齡、莊雅州、許鎔輝、許學仁、陳逢源、董金裕、趙中偉、蔡信發等十三人為纂稿委員，每人負責一篇，由蔡信發教授為主編。至於所欲纂寫之孔門弟子，則以《論語》書中孔子所稱之四科十哲為首選。四科者，一曰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二曰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三曰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四曰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此外尚有不在四科之內，而其道德文章，不亞於十哲者，如曾參、原憲、有若等三人，亦一并收錄，務期無遺憾焉！

本書係以傳記之面目問世，且採集體纂寫方式行之，由於人各一篇，其表達之文字風格，容或稍有差異，但應無損於實質之內容，亦可啟迪後學英髦，文章寫作所展現之手法，應可不限於一端。今全書業已完稿，即將付梓，而最初之推手李公錫俊先生卻遽歸道山，未及目睹新書之誕生，不能無憾！但能如期完成，亦足以告慰錫公於地下矣！最後謹向所有纂稿委員及編輯小組之辛勞，致上最高之敬意與謝意！

郭為藩 識於孔孟學會 九十九年十二月十日

# 孔子弟子言行傳 目次 上冊

序	.....	郭為藩	1
行不貳過的顏回	.....	趙中偉	1
孝順著名的閔子騫	.....	許鈇輝	49
品德高潔的冉雍	.....	董金裕	65
多才多藝的冉有	.....	朱榮智	79
見義勇為的子路	.....	王初慶	95
善於言辭的宰予	.....	李威熊	129

# 行不貳過的顏回

趙中偉

巍巍泰山，霞光滿天。一隻孤雁正迎著它而去，似與彩雲齊飛。此時的天際，一片鮮亮。

這般美景，近在眼前，而我們偉大的孔聖人，卻一點興致也沒有，頭也不回，自顧自的往前走。他拄著柺杖，蹣跚獨行，老態龍鍾，身形憔悴。偶爾望著天際，可是心中卻滿溢著悲涼。

此刻他已經是七十一歲的老人了，內心依然抱著「大同社會」的理想，一心一意想要繼續完成它，然而，與他共同攜手，共同打拼，共同奮鬥，而且同甘共苦的好學生，好兒子，好伙伴——顏回，卻已經溘然長逝了。夫子之道，是無法傳了。

孔子（西元前五五一—前四七九），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，卒於魯哀公十六年，享年七十三歲。顏回死之年，孔子是七十一歲。子曰：「回也，視予猶父也。」參見〈先進篇〉，引見南宋·朱熹（西元一一三〇—一二〇〇）《四書章句集注·論語集注》（台北市：大安出版社，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），卷六，頁一七二。本書《論語》引文，皆參見此書，以下注解不另註明出處，僅註明篇名、卷數及頁數。

「天真的要亡我了！天真的要亡我了！」<sup>二</sup>！他接連說了兩句，心情悲痛到了極點。

顏回死的這一年，他只有四十一歲<sup>三</sup>。

天上的夕陽，是美麗的，可惜是落日餘輝，已是近黃昏了。

為什麼顏回的死，會令孔子這麼傷心？顏回究竟是何許人也？究竟有何特點，會讓儒家的創始人孔子這麼懷念？顏回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為何？

## 一、樂道忘憂

顏回字淵，亦作子淵，與孔子同為魯國人<sup>四</sup>。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，卒於魯哀公十四年，即是生於西

<sup>二</sup> 顏淵死，子曰：「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參見〈先進篇〉，卷六，頁一七一。朱熹注說：「悼道無傳，若天喪已也。」參見同上，卷六，頁一七一。

<sup>三</sup> 顏回（西元前五二一—前四八一）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，卒於魯哀公十四年，享年四十一歲。

<sup>四</sup> 西漢·司馬遷（西元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—前八六）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說：「顏回者，魯人也，字子淵。」



元前五二一年，死於西元前四八一年，享年四十一歲。爲孔子最得意弟子、更是孔門弟子中德性修爲最高者<sup>五</sup>，爲孔門七十二賢之首。

一提起顏回的死，孔子不禁哭紅了眼睛。他在前往弔喪的時候，甚至痛哭失聲，悲痛得不得了。跟隨者的人就說：「老師！您哭得過於悲傷了。」孔子不以爲然的表示：「真的過於悲傷了嗎？我不爲顏回哭，還要爲誰哭呢？」<sup>六</sup>這份師生真情，是可動天地的，實在感人。

回想起這位比他小三十歲的弟子<sup>七</sup>，不僅跟他學習學問知識，朝乾夕惕，自強不息，並跟他周遊列國十四年<sup>八</sup>，東奔西走，不離不棄。這份情誼，孔子是永遠難忘的。

<sup>五</sup> 參見《史記》（台北市：樂天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三年二月），冊六，卷六七，五：二一八七。

<sup>六</sup> 子曰：「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參見《先進篇》，卷六，頁一六九。

<sup>七</sup> 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！」曰：「有慟乎！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！」參見《先進篇》，卷六，頁一七一。

<sup>八</sup> 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說：「少孔子三十歲。」卷六七，同注四，五：二一八七。

孔子從魯定公十三年，到魯哀公十一年（西元前四九七—前四八四）周遊列國。此時孔子五十五到六十八歲，顏回則是二十五到三十八歲。

在他老人家心目中，顏回最被稱道的，且一再稱讚的，就是安貧樂道，不憂不懼，尤其是生活極為貧窮簡樸。平常吃的僅有一籃飯，一瓢湯；住的是低矮破舊的小巷，實在困窮。對別人來說，將是不堪其憂，而對顏回而言，身雖困窘，而心靈卻快樂無比<sup>九</sup>。別人不能，為什麼顏回能？主要是「樂道之士，富貴貧賤，都不足以動其心」<sup>十</sup>，也就是以「道」為安身立命的人，無論富貴貧賤，都不能移動改變其心志，他永遠是快樂的。

在物質條件的匱乏之下，如何能快樂？為什麼別人做不到的，顏回就能做得到？

因為顏回有目標、有理想，有願景，心中更有道。由於他心中有「道」，快樂的追求「道」，所以在物質條件的匱乏之下，仍能不改其樂，不變其志。

他求「道」的堅定，確乎不可拔，及自身德品修持的完美，不伎不求，所以，別人做不到的，他卻

<sup>九</sup> 子曰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」參見《雍也篇》，卷三，頁一一七。

<sup>十</sup> 參見沈知方（西元一八八三—一九四九）主稿，蔣伯潛（西元一八九二—一九五六）註釋《語譯廣解四書讀本·論語讀本》（香港：啓明書局，民國三十年），冊七，上：七七。

做到了，這就是其中的關鍵所在。

這份求「道」的迫切，以及沈浸其中的快樂滋味，孔子也曾感受得到。他曾說：「吃著粗飯，喝著開水，彎著手臂當作枕頭而眠，只要心中有『道』，就能快樂在其中。如果用不合義理的方法，就算求得富貴，對我來說，就像空中飛過的浮雲，不著一痕。」<sup>十一</sup>主要是具備聖人之德的人，心中有「道」，戮力求「道」，生命自然寄寓理想，渾光明潔淨，無所悲礙；雖然處在艱困之境，而快樂亦無所不在。

孔子的人生，就是一心在求「道」的。他說：「心志所嚮往的就是『道』；行『道』而有所得，執守勿失的就是『德』；無有任何片刻的時間違背『仁』；並游習於『藝』，就是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藝，作為娛樂。」<sup>十二</sup>也由於他求「道」迫切，戮力不怠，達到了忘我的境界，而不知歲月催人老，竟然連「老」都忘記了。這是一個什麼境界？

<sup>十一</sup> 子曰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參見《述而篇》，卷四，頁一三〇。  
<sup>十二</sup> 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參見《述而篇》，卷四，頁一二六。

有一天，楚國的大夫葉公（？）<sup>十三</sup>，向子路（前五四二—前四八〇）詢問孔子爲人如何？子路當時無法回答。孔子知道之後，就對子路說：「你爲什麼不這樣說呢？『他這個人，爲了求『道』，努力向學，發憤起來，竟然忘了吃飯；研究有所得的時候，快樂起來，更忘了憂愁。由於精神集中，研究不已，甚而忘掉了歲月的流動，竟然連『老』都忘了。』」<sup>十四</sup>孔子向「道」精神，由此可以看出。

孔子是不反對富貴的，而是要用正當方式的去求。如果不合正當，則是可以放棄的。他曾經明白的表示：「如果富貴可以求取的話，就是執鞭的賤役工作，也樂而爲之。如果不合正當，不可求取，則做我自己喜好的事。」<sup>十五</sup>孔子喜好的事是什麼，就是「樂道」<sup>十六</sup>。

由於求「道」，孔子一直很快樂。他最大的憂心，就是「品德不修持，學問不講習，聽聞正當合理的

<sup>十三</sup> 葉公，是楚國大夫，姓沈，名諸梁，字子高，葉是其食邑。

<sup>十四</sup>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，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參見《述而篇》，卷四，頁一三二。

<sup>十五</sup> 子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誰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參見《述而篇》，卷四，頁一二八。

<sup>十六</sup> 參見沈知方主稿，蔣伯潛註釋《語譯廣解四書讀本·論語讀本》，同注十，上：九二。

事不能跟著做，行爲不善不能改正。以上四項是我最憂心的」<sup>十七</sup>。朱熹進一步深入解釋說：「道德一定要修養實踐，才能完成。學問一定要經過講習，才能更加明白。看到善行之事，一定要能實行。而有過錯不對的事，則更要勇於改正。如此才能符合孔子的要求。」<sup>十八</sup>朱子的解釋，使我們對孔子的憂心，有了更深層的瞭解。

「道」既然如此的重要，我們不禁要問，「道」是什麼？

孔子對「道」的企求，是懷抱最大的決心，全心全力的。就算爲求「道」而當下死去，亦在所不惜。他堅定的說：「早上若能求『道』，當晚就去死，也心甘情願。」<sup>十九</sup>孔子並強調：「讀書人專心求『道』，而以自己穿的不好，吃的不好，感到羞恥。那這種人就不值得和他討論『道』了。」<sup>二十</sup>求「道」的人，心中只見一義，就是「道」，是不計較生死的；是朝聞「道」，而當晚就死，亦無所遺憾的，怎麼還會去

<sup>十七</sup> 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參見《述而篇》，卷四，頁一二六。  
<sup>十八</sup> 參見朱熹注，同上。

<sup>十九</sup> 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參見《里仁篇》，卷二，頁九五。

<sup>二十</sup> 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參見《里仁篇》，卷二，頁九五。

計較吃穿的好壞？

孔子還特別以富貴貧賤為例，說明其得到與不得，是以「道」作為判定的標準。合於「道」則享有它；反之，不合於道，則不應當享有它。同時，他並明確表示，「道」就是「仁」。

這段話的完整內容，是這樣說的。孔子說：「榮華富貴，是大家所喜愛的，假如不應得到而得到它，君子將不居其位，而不享有它。貧賤困窮，是大家所討厭的，假如不幸得到，君子也能安貧樂道，而不拋棄它。」<sup>二十一</sup>孔子並確定的表示：「道」就是「仁」，求「道」就是求「仁」。他說：「君子如果離開了『仁道』，則又何能稱為君子？」<sup>二十二</sup>要能成為君子，必須求「道」得「道」。換言之，要能成為君子，必須求「道」而得「道」，也就是求「仁」而得「仁」。

同時，對於「道」或「仁」的追求，是不能有片刻離開的，如果離開了，就不能稱作「道」或「仁」。

<sup>二十一</sup>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以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以惡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」參見《里仁篇》，卷二，頁九三。

<sup>二十二</sup>此即是「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」。同上。

了。就算是在最倉促急遽的時候，或者在跌倒困苦的時候，也要堅定挺住「道」或「仁」這個最核心的價值<sup>二十三</sup>。

既然「道」就是「仁」，而「仁」觀念是孔子學說之中心，亦是其思想主脈之終點<sup>二十四</sup>。一字千金的《呂氏春秋》，就明白指出「孔子貴仁」<sup>二十五</sup>，充分說明孔子的思想重視的就是「仁」。後來，「仁」不僅成爲孔子學說的中心，更成爲儒家學說的中心，我國哲學核心概念的<sup>二十六</sup>。

《論語》一書，共有五百章，提到「仁」字的有五十九章，總共出現一〇五次。可見孔子對「仁」

<sup>二十三</sup> 此即是《中庸·第一章》所說的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；可離，非道也」。參見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，引見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同注一，頁二二。以及孔子所說的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。參見《里仁篇》，卷二，頁九三。

<sup>二十四</sup> 參見勞思光《西元一九二七—》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（台北市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九十年九月），冊四，第三章，一：一一五。

<sup>二十五</sup> 呂不韋《西元前二九〇—前二三五》延請賓客作《呂氏春秋》，「乃使其客，人人著所聞，集論以爲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，二十餘萬言。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，號曰《呂氏春秋》。布咸陽市門，懸千金其上，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」。參見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，卷八五，同注四，五：二五一〇。「孔子貴仁」，參見該書《審分覽·不二》，卷一七，引見《新編諸子集成》（七）（台北市：世界書局，民國七十二年四月），頁二一一。

相當的重視。

「仁」的意義是什麼？

它不只是一個德目的名稱，而是全部德目的總合，是一個「全德」<sup>二十六</sup>。它更是宇宙最普遍的規律，人生永恆的價值，我們生活的泉源。

這個「全德」的內容，就整體而言，它是視人如己，淨除私欲，達到意志純化，無有雜念的境界<sup>二十七</sup>，也就是建立一個大公之心<sup>二十八</sup>。

就分開來說，「仁」的實踐方面，就是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<sup>二十九</sup>。即是自己立「道」了，

<sup>二十六</sup> 參見朱熹《述而篇》注，卷四，頁一二七。以及氏著《論語或問》，引見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二〇〇二年十二月），冊二七，卷一五，六：八五六。即充分指出，「仁」是包括一切德目，是一個全德。

<sup>二十七</sup> 勞思光說：「仁」是「視人如己，淨除私累之境界。」參見勞思光《新編中國哲學史》，第三章，同注二十四，一：一一六。

<sup>二十八</sup> 勞思光說：「仁」是一個超越意義的大公境界。」參見同上。

<sup>二十九</sup> 參見《雍也篇》，卷三，頁一二三。



也外推使他人立「道」；自己行「道」了，更外推使他人也跟著能夠行「道」。這就是一個推己及人，兼善天下的胸襟抱負。北宋·程顥（一〇三二—一〇八五）解析說：「一位仁者，將整個天地萬物與自身融合成爲一體。天地萬物內的事，就是自己分內的事。」<sup>三十</sup>

「仁」的實踐，可分成對內修身的己立己達，以及對外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立人達人兩部分。

進一步來說，「仁」對內而言，是自我的道德修持，臻於心靈純美，無私無我的真善美的境界，達到了立於「道」與行於「道」。對外而言，就是從自身的立於「道」與行於「道」，推到家庭，進而一直推展到天下國家，使人人都能立於「道」與行於「道」，以安定天下的百姓，這就是理想的大同世界<sup>三十一</sup>。

在這個社會裡，「老年人得到奉養而安樂，朋友彼此以誠信相互交往，年少者並得到撫愛照顧」。從此可

<sup>三十</sup> 引見朱熹《雍也篇》注，卷三，頁一二三。

<sup>三十一</sup> 大同世界的思想，出於《禮記·禮運篇》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。……是謂大同。」其主要說明「天下爲公」，即天下的人都沒有了私心，人人竭盡其力，無爭無擾，無憂無愁，所做的一切工作與努力都是爲了使社會美好無缺，這就是世界大同。參見唐·孔穎達《西元五七四—六四八》《禮記注疏》（即《禮記正義》）（台北市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六十二年五月），卷二一，頁四一三。